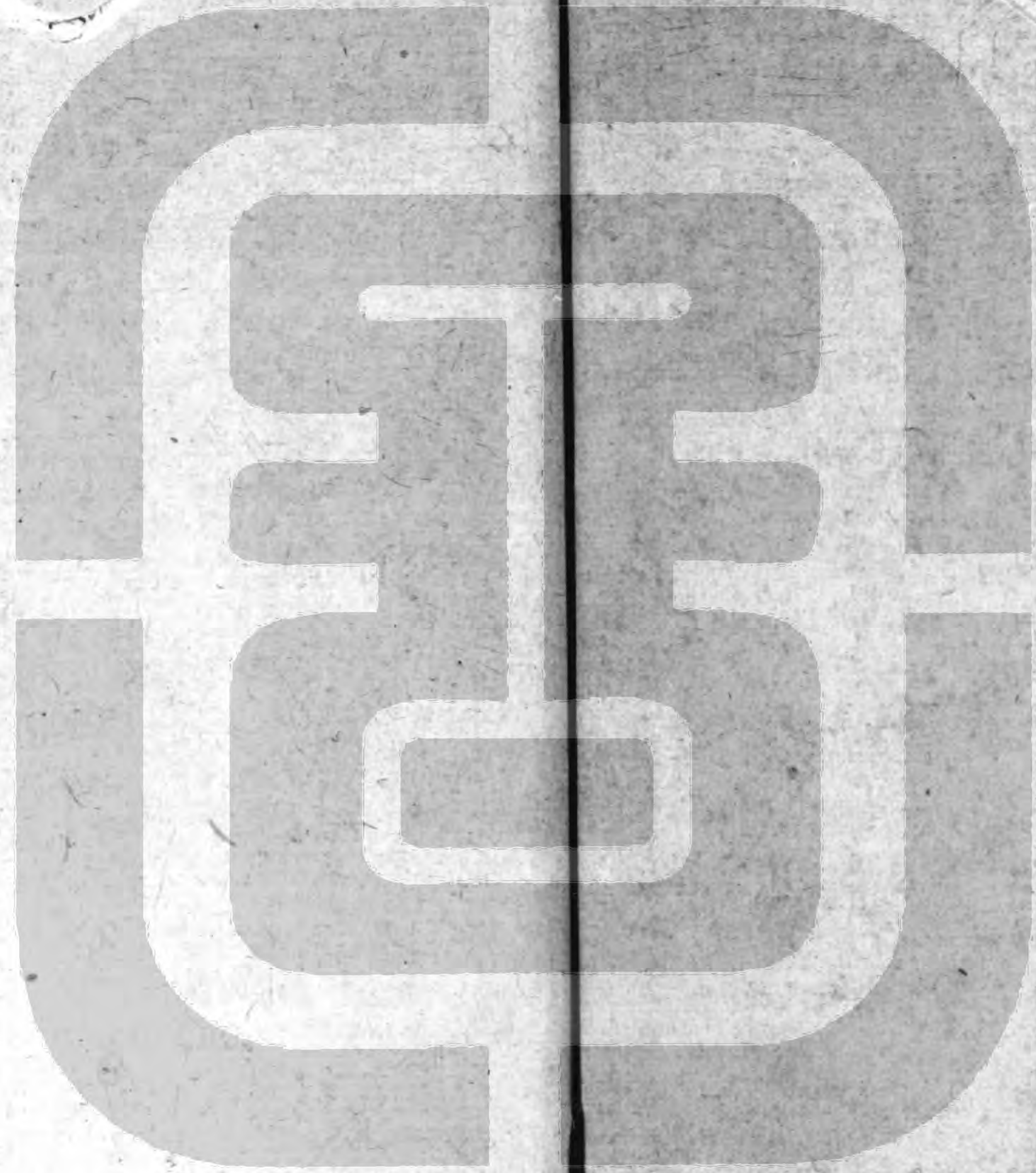


七十

崇禎元年二年



國權

鹽官談遷孺木著

戊辰崇禎元年

六朝寅朔犯大同山陰知縣劉以南禦卻之

奪前工部尚書孫杰官廕禮科給事中仇維楨劾其邪黨

也

辛卯故鄭鼎和贈光祿寺卿廕錦衣衛正千戶

故巡撫延綏右都御史金忠士廕錦衣衛正千戶

丁字庫火

壬辰禮部尚書孟紹虞致仕賜金幣

太僕寺卿高弘圖引疾去

癸巳棟漢虎墩兔慙出塞

兵部左侍郎郭鞏右副都御史張素養巡撫江西右副都

御史陸文獻並免言官各劾其附璫也

六 江科給事中劉安行巡視太倉銀庫奏預支官俸之弊積

大 侵三計六萬命安行同戶部清覈自某年某月某人歷

查明限旬日奏上

乙未 上召廷臣於平臺問棟首若何來宗道曰 出口

近已少寬因許發帑十萬戶部左侍郎王家禎曰已解去

八 萬金 上責家禎不為預備又以刑科都給事中薛國

觀疏營伍之弊令自宣讀至闕門虛冒 上善之復示諸

臣召兵部問棟首狀王在晉對訖時報 上問何以

即退劉濼訓曰 志流掠項兵堅城之下知其不久 上

是之召提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勳諭以訓練問吏部以袁

弘勳事何久不勘奏也侍郎王祚遠曰考功之法至為民

而止諭刑部所追陳大同賍助餉諭科道以民為邦本復

出御批文冊令徧閱

陳洪範為南京右軍都督府僉書兼提督大教場
尚賢司丞李日華言興文教四事曰代言詞臣口代天言
何如鄭重獎許之中微含訓誡近編輯諛詞務極駢麗甚
有曲搜微美代祝壽祺王言之褻甚矣曰進言之神祖久
御厭蕪臣下驚浮章奏閤置攻訐譏謔概賜容覆今則字
字俱經履覽豈得不擇一示慢侮者乎示創懲乎曰法言
部院諸司歲委屬官一員專理條例遇有更張隨時酌定
曰立言令郡國各舉耆儒將郡邑山川形勝戶口人物畜
產田畝編緝成帙類送學臣申達禮部為纂修天下圖經

張本章下所司

命翰林官凡值召對入侍記注

太僕寺卿田仰言寺馬專給團營騎操自種馬廢而改俵
馬俵馬起而分本折色已非立法初意自行太僕寺廢苑
馬寺廢各邊皆仰給於臣寺之折色而馬制蕩然矣近
歲入馬價不過四十五萬二百餘金皇上不時賞賚不
預焉今各省直又逋負數多乞責成撫按勒限完解摘其
尤者題然一二從之
麻登雲為將軍總兵官鎮守山海關等處四路楊嘉

謨為平羌將軍總兵官鎮守甘肅尤世祿為征西將軍總
兵官鎮守寧夏祖大壽為征前將軍總兵官鎮守遼東
前鋒今各降其入監獄也
起張潑太僕寺少卿署光祿少卿事
丙申前戶部尚書黃運泰兵部尚書閻鳴泰使部尚書周
應秋並削籍以御史梁子璠劾其媚璫也
南京兵部尚書范濟世免御史卓邁削籍以御史田時震
劾其黨逆也
丁酉何如寵為禮部尚書胡應台為南京兵部尚書武之

望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
務李若星為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田仰
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魏炤乘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江
西劉重慶為大理寺右少卿
太僕寺卿郭興治削籍御史徐尚勳劾其媚奸也
大學士楊景辰罷景辰新被命議者以預修要典故屢請
告進少保蔭中書舍人行入護行
御史郁成治請復京官肩輿上以科道官擅乘肩輿經
革今又隱其名竹堧諱

時彙顏三衛頭目來不的與虎墩克慈構兵總督張鳳翼
檄諭之曰爾始祖都督完者帖木兒以來世効忠順棟漢
奪爾巢穴爾聚兵報復然爾三十六家力弱又令順義王
乃濟令聞欲與建景合彼貪詐無信何自投陷牢也
命予楊連魏大中周順昌詹謚且祭厥衛冤斃者於京師
祈雨壇
戊戌工科給事中顏繼祖以缺願請元年五月以前凡加
納准貢通判運副運判等各倍納若干即註見闕不許
葉燦劉鍾英為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傅冠為左春坊

左中允

己亥征蠻將軍鎮守雲南總兵官黔國公沐啟元卒
胡繼美為大理寺左寺丞

庚子故禮部尚書劉楚先贈太子太保詹中書舍人
翰林院侍講徐時泰免賜金幣

辛丑誅錦衣衛都指揮使許顯純
總督陝西吏部尚書王永光蒞任

壬寅大學士錢龍錫入朝
駙馬都尉鞏永固尚樂安長公主

禮部主事陳鍾盛言永固年餘未婚非制也命擇日成婚
越數月闈媪仍隔絕如故鍾盛復以聞上怒其褻降二
級調外送永固太學演禮三月
兵部議揀漢虎墩兔憨講賞得勝口有旨得勝口無險可
恃狡謀叵測勿輕許與上統精邊事欲矯弊更轍以市賞
日壞徒耗金錢隳軍實因卜素沒革其賞雖邊臣屢為揀
漢請弗允也

談遷曰胡部合則強分則弱揀漢以元裔國初嘗遣使
聘問今處其衰再世不貢而順義王逃敗之餘獨虎墩

兔為勁力能扼建漢不離烏孫匈奴乎且卜素虧賞
者十年借以糜之裨不與建合亦伐交之道也我拒
之堅彼計求一逞勢必合建寧有餘力以兩制之哉
事有似正而失之膠者揀議是也

乙巳前大學士馮銓削籍
總督京營保定侯梁世勳罷

故貴陽府同知嘉興王胤昌加贈光祿寺卿
談遷曰王氏城陷後疾沒民舍其事與慷慨赴義遠矣
惟蓋之恤稍優以一階其恩已渥蒙廕金吾幽秩加等

不已過乎季世而下勸忠之典遂開濫竇被之不足為
榮如王氏者未易一二數也

司禮秉筆太監王敏政有罪免降田維章奉御

夜月食

丙午予故禮部尚書翁正春祭塋正春字

侯官人萬

曆已卯鄉舉任允溪教諭壬辰預南宮廷對第一授翰林
修撰累官禮部尚書天啟初起原官尋卒方毅嚴重不妄
言突朝端式其風采

大學士周道登言三事守祖制秉虛公責實效

丁未兵部議招海盜鄭芝龍芝龍本同安人子流入日
本夷主女妻之一日擊舟亡歸無賴蟻附求返內地軍帥
納其金奩約遂魁掠

己酉誅前提督巡捕營都督張體乾終將谷應選

起朱燬元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貴州四川

湖廣雲南廣西軍務兼督糧餉巡撫貴州湖北湖南川東

偏沅等處移駐貴竹燬元在黔周觀形勢奏黔中山林深

阻苗夷錯處惟上下六衛一道徑通逆苗慄勇嗜殺當示

以必戰師已踰險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若專在拊循至

秋水涸寇必大至士不得解甲者八年於茲矣計不素定
緩急失序首尾衝決爵秩太易則衆志競將領太多則號
令禁此前鑒之最明也如臣愚策據險要立營壘誘兵馬
練戰士以待其至坐得敵之術曩者諸將校坐糜廩食
無以塞責竊取小功自相矜誇此最無益邊計所殺或係
他種非反者或掩僇降人報功失實良心違聖朝柔遠之
義今天兵所誅叛逆耳環黔皆苗安能盡殺御以威信皆
良民也六衛腴田非此屬誰為墾耕者若殺不當罪是驅
之歸賊而自樹敵也臣當使肘腋安定軍伍充實觀釁而

動用竒迭出期於滅賊不敢優游以稽天誅 上是之
朱燾元檄雲南兵下烏撒杜安邊助逆路四川兵出永寧
抵赤水扼四夷要害而親率兵出六廣偪大方鬼師莫德
諸邦彥曰安邊在烏撒滇人不敢南下永赤之兵牽制我
後我當先破之取永寧以昇奢氏取建武六縣以昇法舍
然後挾烏鎮臨遵義并黔及滇大事可圖也邦彥從之以
反費等防六廣烏迷等防遵義阿鮓怯等守鴨池三盆各
自號元帥而邦彥號四夷大長老崇明稱大梁王
戶部左侍郎王象禎言各省共逋八百萬有竒命趣之

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言祖宗朝邊餉止四十九萬三千八百一十金神祖時至二百八十五萬五千九百餘金先帝時至三百五十三萬七千七百餘金其他京支雜項萬曆間歲放不過三十四萬一千六百餘金邇來放至六十八萬二千五百餘金今出數共五百餘萬而歲入不過三百二三十萬即登其數已少百五六十萬况外欠節欠黔餉三項實計歲入僅二百萬耳成卒安能無脫巾而司農安得不仰屋乎乞勅各邊督撫清覈歷年增餉何以增不復減至京支雜項萬曆何以少天啟何以頓加三十

四萬九百有奇勅各衙門各自嚴汰又先臣葉淇變鹽法改折色輸部邊粟貴賤必復祖制開中輸邊之法或先行於一邊次第行之九邊十年盡復其故西北多曠土責有司開荒東南多水災加浙直巡鹽御史兼筦水利又禁私鑄上納之下戶部即行降旨又奉旨各道州縣官辛亥申用懋為兵部左侍郎王與孫從度鉛山李國球選翰林院庶吉士桐城方拱乾青苑孫從度鉛山李國球順德梁衍泗休寧金聲光山周純修順天張星紫陽劉其德嘉善曹勳上虞陳美發歙縣姚思孝莆田黃起有山陰

周鳳翔并研胡世安睢州李夢辰高平王邦柱韓城解維
樾揭陽郭之奇宜興陳于鼎宜黃劉之綸平定白士麟全
州張昌胤招遠楊觀光歙縣吳廷簡王文企長洲徐沂新
建朱統飾龍溪魏呈潤新城王與胤沂州宋之普先是
科給事中瞿式耜請皇上親試定去取翰林院侍讀學
士張士範進士張星各請廣館額庶吉士朱統飾有言宗
室不使人館改授中書舍人即告假去
建州侵錦州陷駱駝大興等堡
壬子禮部右侍郎葉燦羅喻義教習庶吉士

諭閣臣曰朕覽御史顧其國奏騷擾累民莫甚於驛遞朕
思國家設立勘合馬牌專為軍情及各處差遣命官之用
近多徇情將勘合送親故供應之外橫索折乾小民困極
甚至賣兒貼婦以應之或措處不前背井離鄉等傳示
兵部做舊例某項宜用勘合某項宜用馬牌其餘例禁俱
細開奏用清弊源
大學士來宗道免遣行人護行賜金幣宗道在官骫骳編
修倪元璐屢陳事宗道曰渠何事多言吾詞林故事惟清
香茗耳時謂清客宰相

御史劉大受起廢奏臣忤奸始末 上曰故輔魏廣微逞
臆借威箝害朝正將國家大柄授手逆璫毒徧海內廣微
實為禍首會論僉同朕不敢私以先朝焦芳例除名為民
追奪恩廕誥命為人臣附奸不忠之戒

先是肅州城外駐夷哈罕頭目綽庫兒以三百人叩嘉峪
關求賞總兵官徐家壽伏地砲以待之誘至多中砲綽庫
兒僅以身免於是忿恨合海虜黃台吉謀大舉入犯邊臣
告急 上以家壽啟釁前在報斬獲今張皇請械粟下臺

訊

唐大章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鎮守浙江總兵官楊國棟罷

陝西道御史馬三明言曰講軍勤晉接宜隆銓衡責成宜

嚴邊將倚任宜專末言招撫海寇非策報聞

乙卯叙四川解圍復城搗巢之功張鶴鳴王在晉董漢儒

吳弘業董盡倫俱廕錦衣衛千戶朱燾元張論俱錦衣衛

指揮僉事總兵杜文煥廕本衛指揮 李維新薛來胤

俱本衛千戶

陳仁錫曰武臣世爵自公侯而下即數錦衣文臣如于

忠肅其扶危定傾之功而當年身後之廕止於外所一
正千戶迨其後亦止陞襲外衛指揮比至萬曆年始更
前定指揮文臣得一錦衣若斯之難也况邦政條例非親
斬不世襲乃文臣止論崇卑或稍奏捷必廕錦衣而武
臣即百戰沙塲身膏鋒鏑之元戎止廕外衛不平孰甚
焉

丙辰召廷臣於平臺以御史吳玉疏錢糧弊竇示閣臣問
何不名指也玉對曰此夙弊非經一人一事無可指名

上曰然問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士範所請廣館選六名旨

何來士範謝不知蓋出新進士張星上怒其泄旨李標

曰前東閣會議稿云六名上問誰令會議劉鴻訓曰會

議曾以聞上詰士範至再又出戶科右給事中黃承昊

疏至京支雜項錢糧問戶部左侍郎王家禎何濫增至此

曰皇祖出數少入數多故太倉積餘七百萬內帑又亡

美後邊臣隨請隨給出入不相準又請至鹽法閣臣請復

祖制開屯種引晉上然之又出宣府巡撫李養冲疏云

旗尉往來如織踪跡難憑不賂之恐毀言之日至欲賂之

愁物力之難勝上不憚兵部尚書王在晉曰大同燹掠

且按臣勘報不煩旗尉且幸大同城得全亦上曰朕疆事
仗一喇嘛僧講款諸文武何為上不輕我中國哉劉鴻訓
曰講款權也王在晉曰遼虜且十年東援之兵亡者不歸
者不伍今邊餉或匱闕至十月三上以問王家禎對曰延
綏闕甚上又問閣臣情面何義對曰即面情也問刑部
左侍郎丁啟濬以李實事追取空印奏本為李永貞草上
其墨壓硃何未具獄也時會訊李永貞安引故貢士吳江
趙鳴陽

七
庚申朔大學士李標周道登劉鴻訓錢龍錫各進太子太

保文淵閣大學士前大學士韓爌朱國棟各進太保李國
樞太傅劉一燝史繼偕朱延禧各進少師兼太子太師並
賜金幣廕中書舍人

辛酉戶科給事中韓一良言上皇上平臺召對有文官不
愛錢一語然今之世局何處非用錢之地今之世人又何
官非愛錢之人上皇上亦知文官不得不愛錢乎何者彼
原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所聞見一督撫也非五六十
金不得道府之美闕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縣并佐貳
之末闕各有定價舉監及吏承之優選俱以賄成而吏部

之始進可知也至科道亦半以此得之館選亦然臣之風聞如此臣起縣官今居言路以官言之則縣官行賄之首而給事給賄之魁諸臣言蠹民者俱歸咎守令之不廉然州縣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票取不曰無碍官銀則曰未完紙贖衝塗過客動有書儀多則十金以上少則十金以下欲結心知不在此例歲送不知幾許至巡按薦謝每百金旁薦五十金其例也近且浮於例遇考滿朝覲或費至三四千金夫此金非天降非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科道人號為開市臣兩月內辭書儀可五百餘金臣寡交猶然餘可推矣乞大為創懲逮其贓甚者嚴勅諸臣視錢為污懼錢為禍庶幾不受錢之世界若止該部申臣未見其改也

壬戌午刻太白晝見屬楚分

癸亥召廷臣於平臺命韓一良誦前奏嘉獎之吏部尚書王永光請命一良指劾一良以風聞對命五日限奏一良曰命部科覈終未結及權重望輕資俸驟躡或陪推倖點一一臚列即可得其人矣已一良露奏終不盡對命章疏內凡天地祖宗字出格朕母敢並

甲子翰林院侍讀學士張士範削籍庶吉士張星免
乙丑戶科給事中韓一良超為右僉都御史上嘉其清
直命
工部主事徐爾一訟故經略能廷弼之冤曰廣寧兵十三
萬糧數百萬盡屬王化貞而廷弼止援遼兵五千駐右屯
去廣寧四百里化貞逃潰獨以五千人至大凌河付之與
慕容垂三萬軍獨全相類奈何與化貞誤用西虜同日道
哉乞賜昭雪為勞臣勸不聽
丙寅罷南京守備太監王應朝

道御史石三畏削籍

諭兵部緝都下盜

丁卯徐國鼎為太僕寺卿

遣使各王府

禮部議謚諸臣

己巳吳宗達仍吏部右侍郎回部孔貞運為國子祭酒仍
經筵日講起張鳳翔吏部左侍郎改周嘉謨太子太保南
京吏部尚書潘士良為南京刑部右侍郎李待問為戶部
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漕運巡撫鳳陽

巡撫四川右都御史張論失印被劾
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滿桂為征西前將軍總兵官鎮
守大同王承有為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浙江
總督河道工部侍郎李從心疾去
張曉改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總督宣大
唐牛俞誨為南京太僕寺卿

覈 皇考遺恩宮臣

癸酉召廷臣及督師袁崇煥於平臺

上慰勞甚至崇煥

銳而輕每易言天下事 上問建

何日可平崇煥漫應

曰五年為期慷慨請兵械轉餉命即出關紓邊民之患凡
吏部用人兵部指揮戶部措餉言路持論俱與邊臣相呼
應始可成功 上然之

上又出 科給事中許譽卿所論黔事李標楊述中漏網
問閣臣若何對曰臣向里居未悉譽卿曰安位襲秩李標
索金益致禍 上問廷臣果否御史毛羽健曰臣在蜀聞
貴陽被圍李標力守時功罪頗不一下廷臣會議賜崇煥
食出至午門或問以五年果效否崇煥曰 上期望甚迫
故以五年慰聖心也識者卜其無成時朝議憂皮島毛文

龍難馭大學士錢龍錫過崇煥語及之遂定計而去
故 費兆元贈刑部尚書

太僕寺卿晏仲免

乙亥嚴禁私驛

丙子康新民為大理寺卿改南居益戶部右侍郎督理倉

場曹文衡為右副都御史兼理糧餉巡撫應天

丁丑御史黃宗昌劾前戶部尚書張我績通政使岳駿聲

工科右給事中潘士聞南京戶部右侍郎呂圖南御史王

洪皆魏忠賢遺黨命我績削籍餘免官

誅罪監李永貞共籍銀二十九萬金

己卯錦州城成

辛巳故吏部尚書張問達予祭葬贈太保廕中書舍人

張士範張星及中書舍人周承禹下刑部獄以承禹泄其

旨也並論城旦

壬尊德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壬午海寧蕭山大風雨海溢溺人畜亡筭傷稼

御史涂保泰免王世鯤削籍

巡撫福建右僉都御史朱一馮免

癸未賜袁崇煥尚方劍
張鶴鳴免改陸兒學光祿寺卿

初廣寧塞外有妙化暖鬼骨英諸虜薊鎮三協有三十六家守門夷所云西虜也皆受我賞建雖強其勢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謂通建並革其賞諸夷已闕然會塞外饑請粟上堅不予且罪闕出者於是東邊諸胡群起颺去乃盡折入建不受漢索矣

甲申遼東寧遠軍乏糧四月因大譟執巡撫石僉都御史畢自肅自肅嘗奏請戶部未發悍卒露刃排幕府縛自肅

及總兵官朱梅推官蘓涵淳

州同知張世榮置譙樓

上樞擊交下自肅傷殊甚面血兵備道

郭廣新至身

翼自肅為解始全脅索餉括撫夷釜及朋椿得二萬金

不厭益紛小票借商民足五萬始解自肅草奏列罪走中

左所八月丙申自經袁崇煥至甯首惡楊正朝張思順誘

捕其黨推按多廣武及車左右營卒斬十六人治本帥罪

有差畢自肅字範九淄川人萬曆丙辰進士知定興遷禮

部主事歷郎中擢寧前道僉事累進今官年四十九軍變

時逋餉至五十三萬有奇變聞削秩其兄太子太保兵部

尚書自嚴三上章以已官贖第職不許
鄭以偉曰自有東事以來每推一經略一撫出便視之
如膜外各袖手旁觀以故胡殺其外法殺其內非無人
才也而若若秋葉零落畢公之殺非胡非法而獨死數
百悍卒手不允痛哉乃考其終始又不死於悍卒而死
於部賚及議論間也就使不死悍卒亦必陷文不活矣
藉第令司饒者輒一不絕而猶蹉跌方可咎公奈何不
然說者或責以恩感之威之不著夫撫不母若柺子腹
而望其順慈媪不能何威之施起嘉靖至萬曆兵凡六
七變如五堡大同遼陽留都浙江寧夏非釀苛培則激
大役公皆無焉且募兵如倒植浮屠欲執其末難矣彼
雖撫子非有韓范窮年塞上之久一旦蜂擁承突一書
生寄其上強則窮奇欲縛其腹使不餐弱則竊脂欲箱
其喙使不肉勢必無撫豈非天哉二十餘
御史鮑奇謨劾免
大學士錢龍錫周道登往德陵
乙酉召廷臣於平臺出御史梁子璠所請汰兵餉疏問戶
部左侍郎王家禎兵部尚書王在晉何兵餉冒濫至此也

二臣各有對。上又出韓一良前疏及指參周應秋闕鳴
泰張翼明褚泰初等以先後矛盾奪其右僉都御史銜又
出大同總兵官渠家楨奏辨失事者閣臣言其罪。上然
之并各督撫俱弛備

給袁崇煥十萬金資鼓鑄仍發餉金二十萬

丙戌呂維祺為尚寶司卿

丁亥誅故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

戊子故部侍郎臧爾勸贈兵部尚書廕子入國子監

八 朔論通錢法

庚寅毛文龍慰諭各島值風泊登州

召廷臣於平臺

辛卯都督趙率教為總兵官鎮守永平薊州轄馬松

大石曹墻小路

改胡世賞刑部右侍郎錢象春通政司使呂兆熊南京戶

部尚書攝右侍郎事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糧儲

禮部右侍郎徐光啟補日講馬之騏補經筵

壬辰上於乾清宮大殿額曰敬天法祖

太常寺卿蔣一驄疾去林宗載為太常寺卿

癸巳福建道御史張三謨言君德無為臣道代終因知因

兼君德所貴皇上臨下以簡御眾以寬且總其大指以

責成功令閣臣盡心輔導或有所失言官不能執事關

一節無干清議惟當就事論事固不得為輕薄詆毀之言

以傷大臣之體大臣亦不得因小言輒去務秉虛公以成

休容之風 上是之

王象乾仍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

御史督師行邊宣大 禦 樂 上 宣 大

甲午令吉安人如會典准食淮鹽

南京刑部尚書潘士良免

諭曰朕欲與大小臣工日籌庶務而諸司各有職掌宣召

頻繁恐滋耽閣惟是輔臣呼吸相通今除酷暑祈寒之外

朕當時御文華殿參詳章奏

乙未李日華為太僕寺少卿倪應春為南京太常寺少卿

己亥起唐暉尚書司卿攝司丞事

命卹故吏科給事中侯震揚

震揚字 嘉定人萬曆庚戌進士教習或劫沈確 文結畧氏屬受之罪至是子响曾跪請贈

辛丑李叔元為光祿寺卿攝太僕事添註

壬寅起禮部尚書或以弘協理詹事府朱大啟為太僕寺少卿添註楊覲光為南京太僕寺卿

乙巳章光岳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添註起郝土膏

兵科給事中

翰林院侍講徐時泰孫之麟 陳具慶並削籍貢

士周錄除名 應秋子

丙午起謝陞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神廟德妃許氏薨附葬張順妃園

丁未前兵部尚書邵輔忠戶部尚書李精白黃憲卿削籍

上始御文華殿參詳章奏翰林科道各二人備宣讀中書

舍人二人侍班

戊申吏部尚書王永光言三事貪殘宜戒冊報宜信揀避

地方宜罪從之

己酉彭惟城改南京太常寺少卿

庚戌起劉定國太僕寺卿

故吏部尚書陸光祖孫灝故山東參政譚昌言子肖知並

入國子監

前漕運戶部尚書郭尚友戶部尚書郭允厚俱聽議前巡

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年志夔御史游鳳翔周維持太僕寺少卿陳敷俱免戶科給事中陳良訓論其黨逆

建文犯黃泥窪袁崇煥冷總兵官祖大壽擊卻之斬百八

十級獲馬騾百二十

辛亥周之謙為太常寺卿

壬子翰林院編修吳孔嘉削籍孔嘉微時故怨族人吳養

春及登第因其逃僕訐奏起黃山之案傾陷數百家

御史張汝懋劉徽免

甲寅司禮太監胡承詔李協守南京

乙卯御史饒京劾張維樞

山西陽和衛地震決日不止

是月福建盜竊發劫會昌蔓於上杭武平

九朔午朔故吏部郎中夏嘉遇贈太常寺卿故吏科給

事中侯震賜贈太常寺少卿

庚申諭吏部嚴糾貪墨慎選撫按

辛酉改國章張振彥俱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劉大受

姚應嘉俱太僕寺少卿添註

故巡撫雲南右都御史李材贈右都御史

御史吳玉參惠安伯張慶臻賄兵部尚書王在晉閣臣劉
鴻訓及中書舍人田佳璧改劾

癸亥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尚書呂純如免
甲子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閻洪學罷

丁卯夜京師地震

戊辰右副都御史許可徵削籍

己巳誠科道官曰朕宏開言路日御文華發奸指佞之疏
朝上夕下乃沽譽營私者未盡無人薦舉市恩糾奏鮮實
初閱封章侃然忠謹及朕詰問諉之風聞至不辨忠邪概

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非朕虛懷樂諫推誠
點納之初意也今後務捐積習秉公忠條奏必鑿一可行
彈劾必事一有據使君言路者誠無錯雜之是非豈患司
官守者尚有混淆之名實治亂在茲各宜懲飭
解學龍劉先春為戶工科都給事中
辛未召廷臣及督師王象乾於平臺問象乾方略對曰棟
漢大酋虎墩兔憨與順義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黃台吉俱
元小王子之後卜哈二酋俱棟漢分部歲貢自黃台吉與
棟漢關棟漢不貢隆慶庚午俺荅受封開市卜哈部夷屢

掠之去歲卜石兔西走哈喇慎被擄白台吉僅身免東投
建其弟跌各兔等不欲也白台吉媿死哈部今其人無
幾朵顏衛夷三十六界今日亦當聯絡與哈喇慎可得三
萬人諸夷惟永邵卜最強約三十餘萬人若合卜石兔之
兵可禦插漢上曰插漢意不受撫何對曰當從容籠絡
上曰如不款何象乾密奏語不盡聞也上善之命往
與袁崇煥共計象乾請發撫賞銀五萬
甲戌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海盜鄭芝龍既降當責其報
效今後切勿用閩人從之

貴州分守貴寧道左布政使胡平表進太僕寺卿

命錄囚吏部尚書王永光主獻

故魏時亮贈太子少保詹子入國子監

丁丑故太僕寺少卿周朝瑞贈大理寺卿

戊寅董承業為太常寺少卿添註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劾刑部廣西司員外郎楊維松吏部

驗封司郎中蔡奕琛邪黨

已卯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正供之那借宜定犯贖之追

法宜捷有司之協濟宜力紳之捐助宜均援納之方便

且行濫觴之生祠宜變耆龐之公署宜除士民之義舉宜
勸上縱之其正供那借監生加納俱不行
河南道御史方大任言人心風俗惟
皇上首為磨礪
工是之
庚辰諭王象乾曰前年臺召對卿奏昔年款十合朵顏三
十六家布慈免八大酋費七萬金歲兩市今當倍之至三
十六萬卿可傳示袁崇煥督撫喻安性確查入告
命會極門申刻後母入奏其軍情不論
辛巳予故右僉都御史唐順之謚

壬午大雷電

癸未兵部職方司郎中余大成調外

諭祭故

楊道寅

乙酉予故兵部左侍郎李楠祭塋楠嘗撫陝西有墨聲至
估糞價咸寧知縣張允登面折之以允登清執得民忍而
啣之

丙戌故

潘應龍贈太僕寺卿廕子入國子監

裁登萊巡撫罷孫國禎

丁亥謫巡城御史鄒毓祚以擅逮人也

是月棟漢虎墩兔慙與卜石兔永即卜戰私卜五榜什妻
敗走都令色令罕生合托氣喇嘛追殺祆夷都司吉能兵
馬之半又也延寧塞外窮兵追卜石兔而佯請款於督師
初請款七萬今倍溢不敢以聞

旌都城孝女劉氏蓋劉蘭閨女事母張氏不嫁年四十六
母八月沒遂絕粒死之巡視東城御史曹暹以聞
十巳丑召廷臣於文華殿以錦州軍譚袁崇煥請餉疏示閣
臣閣臣求允發上責戶部尚書畢自嚴又曰崇煥前云
汰兵減額今何仍之乎兵部尚書王在晉曰減汰當於來

歲閣臣請發三十萬金禮部右侍郎周延儒曰閨門昔防
胡今且防兵前寧遠譁即餉之又錦州烏各邊尤而效之
未知其極上問延儒若何對曰臣非阻發帑今雖予之
當益求經久之策上稱善又責科道官言事失實即召
對商確徒具文耳諸臣俱媿謝

許太僕寺卿郭興言終養
庚寅右諭德陳子壯訴父科給事中熙昌寃狀命錄用
辛卯補李過知許世蓋張鵬雲馬思理給事中過知吏科
世蓋戶科鵬雲禮科思理兵科

南京陝西道御史陳必謙述前被陷始末及同官王允成
黃公輔劉之鳳徐世業萬言揚等有旨一官止薦一人毋
贅更由備錄不事其詳夫
申諭邊臣
丙申續考選黃紹杰顏先祖為給事中劉士楨劉學周
毛九華楊通 辛金鉉崔應登袁耀杰張嗣榮為試
監察御史金鉉等南京
丁酉魏學濂訟父吏科都給事中大中冤及凡學泚死孝
狀又血書阮大鍼傳櫬之傳 上命學泚祔父祠贈大中

太常寺卿制曰夫光岳凝翕是生忠義之臣天地晦蒙彌
表艱貞之節如劉陶隕貞北寺楊震殉烈西亭並以禍極
一時聲流千載爾魏大中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至清
絕慮大剛制物可以貪緇蟬蚓肉視虎狼故累百知一鷄
之可尊嫉邪如神羊之必觸爰自輜軒之使陟於瑣闥之
班游歷清垣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論興衰節足相宣夔
惟坐剔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此輩晏容假使銅鑿伯華
而無死天下其定而會以相分公媪當祭京童貫之時士
亢君宗開竇武陳蕃之禍惟爾壇帷逾峻尤為繒繳所先

貝錦一成雉羅遂及詔求鈎黨獄署同文膺滂碎首於黃
門喬固暴尸於城北三光黯沒海水群飛雷此之時亦云
極矣今者世灰天滌天宇重晶朕是用章闡幽忠崇敷顯
秩震雷一夕已躋元祐之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特
追贈爾為太常寺卿以爾臣忠彰為子孝泚瀟之義生死
同揆卞壺誠奇王象可念於戲位於箕尾識歸天傳說之
星炳彼丹星寶入地萇弘之血

戊戌 上御文華殿以御史李懋芳疏兵餉示閱臣李標
曰錢糧內外互相覺察外解并責成司府議甚善 上命

戶部尚書畢自嚴覈新舊賦額詳奏又出御史李長春論
吏部積弊及革頂首充餉閣臣稱善又命御史吳玉讀前
劾王在晉失事匿不報又劾劉鴻訓擅改張慶臻勅書等疏
李標請放歸在晉 上曰事當有是非何輕去之也因問
惠安伯張慶臻行賄總理京營改勅事閣臣謝不知 上
曰卿等先奏請兵部及慶臻有揭帖何言不知也隨問慶
臻慶臻諉中書改勅 上叱曰勅豈可妄增問之各臣俱
謝不知兵科給事中張鼎延曰慶臻果行賄改勅 上問
閣臣誰增者閣臣猶未受 上閱兵部揭帖則劉鴻訓批

戶科給事中韓一良罷
庚戌南京陝西道御史陳必謙言前山西道御史劉弘光
福建道御史汪若極陝西道御史門克新俱媚奸害政章
下部議
乙卯漢南盜四百餘人自咸陽兩當薄略陽勾土賊三千
餘人入略陽徧漢中官兵追至寧羗階州後復還趨略陽
拒戰執閩南道中軍王道成以追急棄之
丙辰戶部左侍郎王家禎巡撫遼東右都御史畢自肅
總兵官朱梅並落職

十月庚申吏部會推閣員吏部左侍郎成基命禮部右侍郎錢
謙益
鄭以偉尚書李騰芳孫慎行何如寵薛三省盛
以弘禮部右侍郎羅喻義吏部尚書王永光都察院左都
御史曹于汴尋禮部尚書溫體仁御錢謙益許其天啟初
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枚卜
戶科給事中黃承吳言鹽政一事曰給商庫價宜額設先
朝商人中鹽即赴場支鹽自羅丁困邊商久候於是內商
買邊鈔水商行鹽而邊商若絕塞非隨到隨售能無怨望
隆慶二年都御史龐尚鵬以邊商羈候許賚送運司給價

令內商如官價承買暫留銀二十萬備用後遵行之稍改
先給二錢五分餘聽內商互易後內監劉文耀搜括以餽
逆瑞庫價不給而奸商投崔魏之門留正綱之鹽起行浮
課蓋新引貴而舊引賤也今庫價僅七萬餘金乞暫留那
用曰禁私販曰銷舊引往年運司袁世振減鹽斤每包止
四百三十斤兼行舊引銷盡仍舊五百餘斤今宜四百三
十斤為准曰革商弊每引實價五分非祖宗二斗五升
之舊又加雜費安得不困乞令內商交易立限禁其短價
曰罷加派祖制龜丁歲辦七十萬五千餘引邊商納粟

五斗五升赴場支鹽二百五十斤為引自鹽法沮壞先臣秦
鉞創餘鹽之法每正引帶餘鹽共五百五十斤為包行之
久矣後鹽斤消折於是每引折價二錢給邊商令自買鹽
後若久候將折價及倉鈔併與內商其後以折價輸却抵
虧課之額不復給商近引四百三十斤盡買補之餘鹽而
祖宗正鹽無存矣今大工加派數萬金工畢宜蠲曰寬
邊粟斗斛曰行邊也田曰議兩淮票鹽上納之
癸亥召廷臣及溫體仁錢謙益於文華殿體仁謙益相質
辨良久益上曰體仁所然神奸結黨誰也曰謙益黨甚衆

臣不敢盡言即枚卜俱謙益主持吏科給事中章允儒曰
體仁資深望輕如糾謙益何不先於枚卜也體仁曰前則
冷局今卜相為皇上慎用人允儒曰黨之說小人以陷
君子天啟朝可鑒皇上叱之遂下錦衣衛而禮部以錢千
秋試卷呈上責謙益引罪而出立命廷議閣臣請謙益
回籍下千秋刑部御史房可壯乞如閣臣言上曰居前
臣名何銜之稱遂停枚卜李標錢龍錫固請前上切責諸
臣禮部右侍郎周延儒曰自來會推會議並故套僅一二
人主持餘無所言即言出而禍隨之自上大稱善

夏允彝曰枚卜一事錢謙益必欲首推而慮周延儒方
以召對得上意懼同推勢必用周力扼而止之不知
上果意在用周不推適啟上疑耳安能力止耶於
是黨同之疑中於上者愈深溫體仁發難而周為之
助或云內庭已有為之應者共費金一萬官府同聲以
排東林而謙益輩揚不知也倏蒙召對謙益自知以
為枚卜定於此日矣及入朝方知有溫疏溫與錢廷鞅
溫言如湧泉而錢頗詘因事出於意外也先是錢與韓
敬為仇韓固浙人錢欲典試浙中文震孟曾諷止之錢

不之納及應召北上文又勸以緩、枚上而錢又不納其科場一事實冤而詎以為非此不能扼之觀錢立身本末原不足用而温已首發難端與滿朝為仇勢不得不自結於上上前救一人爭一事上彌信其公忠而天下元氣凋殘盡矣其操守亦能自勵故工始終敬信之然與盧杞之清忠強介固其倫也周再出頗反温之所為而操守濫甚敗壞國事實在兩人而實東林過激以致此遂致天下左衽痛哉自倪元璐曰自祖神中藥以來三四十年之間朝守之

局則已三變其始曰天子靜攝聽君子小人之自戰而不為之理所謂鼠鬪穴中將勇者勝耳故其時君子時勝時敗然君子雖或不勝而其助亦不衰也其既兇寺擅權小人處必勝之地君子即亦戰心搏志而甘處不勝不敢復言戰小人亦不曰戰直曰禽獸之耳然其時君子雖嬰禍患其心愈益喜曰吾君子也其後魁柄已振握照明法君子小人皆怵然不敢窮戰而陰制以謀故其時氣戰者敗謀戰者勝謀陽者敗謀陰者勝凡明主所鉗韃以繩貪人宵類者小人皆借之以害君子其

君子既禍敗即無可自解曰吾君子其小人亦不靳歸
名君子而但使其無救於禍敗又可曰非我也法也是
故君子之不幸未有甚於此時者矣

乙丑吏科給事中章允儒削籍曰吾

辛未召寧陽侯陳光裕襄城伯李守鐫清平伯吳遵周誠
意伯劉孔昭於文華殿問京營整理何若各有對上即
用守鐫總督京營

會推閣員失當河南道御史房可壯謫外為其部
甲戌白水縣盜王子順等合東來逃兵偽冒服掠蒲城韓

之考童淄川鎮時承平久粹被兵人無固志巡撫陝西右

僉都御史福漳胡廷宴庸耄惡聞盜杖各縣報者曰此饑

氓也掠至明春後自足矣於是各縣不以聞盜偵知之益

恣劫耳君縣獄走首當溝通白水縣役楊發蒲城王高等

購邊盜王嘉胤等五六千人分三路掠鄜州延安初西安

慶陽延安有山綿亘曰黃龍山易藪盜萬曆戊午秦府長

史奏關中多盜白蓮無為教盛行妖書邪術煽惑

愚民宜下有司逐捕解散上不聽是年饑府谷王嘉胤

倡亂王子順苗美馬惟鶴李自成等流劫於且洛間也清

澗卧龍寺司衛事者利其財捕王苗妻子殺於小城塲賊
憤甚廊延村落成墟李自成者米脂縣雙泉里人初應驛
卒便狂逞稍行劫邑令晏子賓廉得其狀曰及今不剪終
成滔天之惡煩朝廷兵甲也於是杖自成械遊於市至是
與同邑張獻忠作亂

癸酉故

張鯉贈太僕寺少卿

甲戌楊麒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保定

逮故刑部尚書薛貞

丙子張澄為太僕寺卿署少卿事喬承詔為少卿添註

丁丑呂維祺為太常寺少卿添註

戊寅故刑部尚書王紀贈太子太保蔭子入國子監

庚辰戶部尚書畢自嚴木獄前戶部左侍郎王家禎削籍

以斬餉遼兵再譴

裁豐城侯李承祚侯爵

辛巳御史張慎言為太常寺少卿添註

壬午楊一鵬為大理寺右寺丞

癸未上南郊

故吳國章贈太常寺少卿

援遼總兵官毛文龍辭疾不允
肝於亥朔左副都御史賈毓祥疾免

己丑大學士韓爌入朝

曹珍為戶部右侍郎楊鶴為左副都御史徐良彥為南京

大理寺卿

庚寅故沈應文贈太子太保廕子入國子監

禮科給事中閔可陞劾大學士周道登

嚴私鹽

辛卯劉宗周為順天府尹

壬辰故都察院左都御史鄒元標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予祭塋立祠謚忠介

陳子龍曰鄒公歷三朝垂五十載始終一節天下觀其

進退以為治亂雖位登九列立朝不滿數歲何用之難

而舍之易也方其為諫官吏部則以崇大體敦吏治寬

民力為本至熹宗時天下多事公為大臣則勸以勤

學遠佞拔不羈之才收度外之士若其推賢讓能自少

至老孜不倦蓋忠愛之至固時所急期有益於國此

豈迂遠難行翹居以自為名者哉

加封河神靈應英濟侯

甲午李騰芳仍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

乙未禮部右侍郎錢謙益除名逮錢千秋

丁酉太僕寺李思誠疾去

戊戌故張孫繩贈工部右侍郎詹子入國子監

己亥官兵剿上杭武平盜大敗之明年二月平

癸卯解學龍為太僕寺卿房可壯為尚寶司少卿

陳洪範仍原官總兵官鎮守居庸關昌平

甲辰胡尚英為南京國子祭酒劉鍾英為南京吏部右侍

郎加服俸一級諭德吳士元為南京左春坊左庶子署

翰林院事

乙巳傳陞陸完學兵部右侍郎協理京營戎政

己酉劉樸贈太僕寺卿

許成名為都督總兵官鎮守貴州胡說義為都督

總兵官鎮守新添偏橋

庚戌固原饑軍民數百人劫州庫掠市捕斬三十二人總

督武之望以聞總兵錢高諭解之

命提學官磨勘解部試牘
壬子子夜月食

故提督操江南京右僉都御史劉志選故太僕寺卿梁夢環並論死

御史李嵩劾國子司業陳盟科給事中張維一天啟丁卯主試浙江試題魏而子惟天為大惟堯則之魏與魏同形以媚璫也

山東道御史吳姓言京察在邇恐遺奸未盡借察以掩其奸若輩非考功之法所載也如搖動國母偏封三王曰佐逆門戶封疆借題殺人曰害正建祠聚歛要典詆認曰媚璫矯旨加銜一歲九遷曰速化此輩若溷入察典非法之

平宜命部院科道彙叙前罪職名各註事實於察前合疏請旨特賜處分其職業不脩考察如例

錦衣衛都督李不矜鄭士毅互訐免

順義王卜石免私通建

癸丑周順昌子茂蘭訟寃工是之以故巡撫毛一鷺媚

奸建祠當追論今已沒不必再求血書原非奏體後悉禁時贈順昌太常寺卿制曰夫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生彌永所以屈原嫉俗轉快志於懷沙莫弘隕身遂飛華於化碧資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吏部文選

司員外郎周順昌希聖得清擇節取若伍差絳灌哭是賈
生之才兕命融修厲亦彌衡之氣當其出為從事入典銓
衡並以肅心章其茂節會當龍亢馴致虫拚時則指鹿之
惡浮於望夷出羗之威極於壯寺來周羅吉箝網四張喬
固膺滂桎鈇相結焚原盪岳不可邈親固有懼禍之夫閉
門而拒岑晳知幾之士築室以擬袁閔而爾獨持虎執獲
冰湯席鑊班荆悲咽尊酒豪摠俠尤左儒義儕鄒浩忍捐
愛息以狗壘擊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邱成分宅之德
於是飛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乃成城吳幾為沼至於焚
香進食以禮遇囚飛甍投竿而殺詔使魚驚獸亂釜沸波
翻詎止廣漢被牧吏民守闕鮑宣下獄生徒聚幡而已哉
然而磯激難平虎騎不下卒不得脫以罹於凶而爾對簿
不屈絕命彌雄雖復漢尉街鬚唐臣嚼齒未有並其慷慨
儼此從容者矣今挾軸旣旋袞鉞並設碑誌元祐大升公
正之群墓顯湯陰恍見孤忠之氣用贈爾太常寺御國家
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於二正歲寒之節見
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明興以來一人而已於
戲舉聖人之中寧存狂狷嗜忠臣之報彌媿奸回

是冬誅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張翼明總兵官渠家禎謂
舊總督張曉非所駐城議戍六不新平堡然將方裕昆委
咎土人僅免官
御史陳乾陽參李永貞劉若愚事波及趙鳴陽有旨逮之
是年前戶部右侍郎許維新卒維新字周翰崇邑人萬曆
己丑進士知澤州甲午進刑部郎中戊戌知寧國改松江
癸卯進河南按察副使甲辰察處已補河南道歷任
有聲癸丑錄卓異甲寅進尚賢司卿調南京遂家居八年
光宗初改兵部職方郎中尋進右通政光祿寺卿乞休

加戶部右侍郎致仕癸酉予祭葬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國權

己巳崇禎二年

正月己朔上御皇極殿受朝賀

建渡河官軍拒之時西虜魏建之餉

壬戌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梁應澤以漢南盜告急請兵
時撫標止步兵三百人

刑科都給事中薛國觀等奏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巡撫
岳和聲報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郿

鹽官談遷孺木著

石泉宜川綏德葭耀靜寧潼關陽平閔金鎖關等處流賊
恣掠
先是喬應甲撫奏置盜劫不問實贖其禍今弭盜之方在
整飭吏治有先事隄防之法有臨事剪滅之法有後事懲
戒之法
上是之

五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岳和聲檄商維道副使劉應遇 剿

白水盜

已 已固原逃兵掠涇陽

丙子 上幸太學釋奠御彛倫堂國子祭酒孔貞運講大

禹謨司業倪嘉善講易泰卦大象 上善之監生江旭奇

伏甫道進孝經疏義

孔貞運曰臣祖孔戣孔穎達俱為先朝祭酒迨我朝太

祖御極前祭酒孔克堅來朝特為遣祀而穎達常唐貞

觀臨雍時講孝經所著有釋奠頌迄今猶豔稱之臣以

六十三代孫忝竊同於列祖實慚家學時自衍聖公及

族人外又有給諫孔聞詩大行孔聞籍皆以孫子秩

在列入明德之後用審於王不可謂非千載一時也

裁光祿太常寺庖人及兩殿中書舍人月廩

逃兵掠富平
庚辰召大學士韓爌李標錢龍錫吏部尚書王永光定逆
案諭曰冢臣欲定附逆人罪必先正魏崔客氏首逆次及
附逆者欲分附逆又須有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
密與王永光左都御史曹子汴在內閣評閱如事本為公
而勢非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
可責其後效惟是首開謫附陷擁戴及頌頌美津、
不置并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卿
等數日內確定不許中書參預閣臣看詳訖分款書名再

同刑部尚書喬允升據依律例各附本款尋有謂永光陰
附遂辭不入初逆瑞處後即因臺諫言定逆案大學士韓
爌端而厚錢龍錫和而謙不欲廣搜樹怨僅列四五十人
以請上大不然再令廣搜且云皆當重處輕則削籍閣
臣又以數十呈上怒其不稱旨命分稱頌贊導速化且
云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內臣同惡
亦當入之閣臣以外廷不知內事對上曰豈皆不知特
畏任怨耳閣日召閣臣入指黃袱所裹若干曰此皆紅本
瑞實蹟也且一、按入之閣臣知勢難遺漏乃曰臣等職

司票擬三尺法非所習也。上召問吏部尚書王永光對曰：吏部止諳考功法，不習刑名。又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壬午逃兵掠涇陽、甲申召廷臣於文華殿。先是御史毛九華劾協理詹事府禮部尚書溫體仁有媚祠詩，刊本命上問體仁，謂錢謙益造陷。又出御史任贊化參體仁，疏其疏褻。上不懌，責朝廷挾私攻訐，後必正法。尋謫任贊化。乙酉，逃兵復掠涇陽，執游擊李英。是月，故山東布政司參政嘉興譚昌言予祭，贈大僕寺卿。

二月亥朔庚寅

皇長子慈娘生，皇后周氏出。

談遷曰：李延壽南史云，前代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

惟殷帝乙生紂，宋文帝生逆，邵焉並非。今終我朝，孝

廟生。武宗今又見之。武宗即有愍德，不隕其祚，痛

哉。季末禍同殷，宋史語為不誣也。

御史吳甡言：因溫體仁前劾章允儒降房，可壯瞿式耜。今

又斥任贊化班行，削色似非美事。乞因新慶召還，言官不

聽。

刑科給事中張國維言：冢臣王永光表率未正，大同失事。

輒援人貢加銜督臣則封疆之法壞貢塗馬斯作添注刑
曹則添注之法壞匪人濫推則久任之法壞諸奸何等重
起李養正司馬何官漫推崔景榮則會推之法壞媚案討
前部覆輒輒敢弁髦則考功之法壞尤可異者霍維華之
九項津、列於未領何敢於欺皇上以欺天下也曲庇
看火借為已地路人知之矣夫一媚足以概生年十壞何
以持銓政

甲午刑科給事中劉懋請裁定驛站有旨驛遞原為奏報
解送奉差及大臣以禮致仕與奉旨馳傳者方應付近濫

給不遵致驛遞困歇今改劉懋兵科專管驛遞務節省歲
例兵部確定幾項應付凡勘合火牌出兵部者准給發銷
注有犯重治仍設法查核不時糾奏年終撫按類報各驛
應付之數於部科如節省若干即減編額派工食以蘓民
力

李邦華為兵部尚書仍協理京營戎政
贈越南星太子太保
乙未楊鶴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
三邊軍務張發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提督軍務

召刑部尚書喬允升參定逆案

辛丑吏部內計京官

壬寅巡撫宣府右都御史李養冲疾去

督師王象晉言款撫賞有旨聞外事不中制酌畫具奏
定奪卿自有籌略何待會議三鎮願賞該部即與續發又

諭兵部曰制勝在我不得一任要挾有失國體爾部與邊
臣議之

詔曰朕惟帝王膺天眷而奉宗祧首重元儲尤隆世嫡朕
以眇躬嗣服丕基夙夜祗念我皇祖皇考集慶發祥源

深緒遠仰昌嗣續仰慰貽謀茲荷上帝居歆宗祏垂祐今
二月四日第一子生皇后周氏出中闈開冢嫡之先萬國

協元良之祝肆頒渥澤覃被多方祈有恩條臚列於後
於戲震祥肇毓坤元贊乾始以凝庥渙號洪宣解澤麓

巽申而布命誕告中外咸使聞知

乙巳頒詔翰林院編修陳仁錫中書舍人考省矩往遼東
侍講朱之俊行人姜應甲往浙江南京侍講許士柔禮部

主事閔心鏡往江南侍講王錫衮中書舍人劉守揚往雲
南貴州禮科給事中仇維楨禮部主事王宗昌往河南工

科給事中劉安行禮部主事何閔中往湖廣禮部員外郎
劉夢朝中書舍人吳襄往蘓松常鎮行人李世祺郭都賢
往畿內山西行人譚性學江桂往四川陝西行人李日登
郭維經往江西福建中書舍人李日燁陳之翰往兩廣行
人郭建邦李一獻往山東
郭邦棟為左軍都督府舍事
閣臣上逆案
丙午錦衣衛帶俸右都督周奎封嘉定伯歲祿千石
海盜李魁奇伏誅魁奇本鄭芝龍同黨芝龍忌之入犯中

左所巡撫熊文燦詔以撫擊斬粵中

已酉禮科給事中葉有聲為浙江按察副使楊文岳為江

西布政司叅政御史劉有源江鼎鐘王大年為山東福建

江西叅政晏春鳴王際遠為山西浙江副使吏部郎中邵

捷春為四川叅政

庚戌郭之琛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贊理軍務

李成名錢春為戶部左右侍郎成名督理邊餉

傳制封各藩

命督餉部院及屯田御史清文天津口視課入為功罪設

同知專責從戶部尚書畢自嚴之言曰
辛亥吏科給事中沈惟炳拾遺命巡撫浙江張廷登留用
陳王庭調南京呂純如將一驄潘士良勒致仕王之臣閑
任巡撫四川田仰已有旨
河南道御史蔣允儀拾遺有旨李棲鳳着在籍調用王大
智調南京吳弘業勒致仕安伸閑任楊嗣修勘明議處
壬子召閣臣及刑部尚書喬允升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
沐於手臺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不在逆案閣臣云無事
上曰瑞圖善書為瑞所愛宗道祭崔呈秀母文稱在天之

靈其罪著矣問曹繼春何以不處閣臣言其請善侍選侍
不失厚道後雖改口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
反覆故真小人於是發原奏并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九
人各令酌定於是案列甚廣幾無一遺

癸丑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莊際昌卒際昌字景
說晉江人萬曆己未進士禮闈廷試俱第一以制策誤字
見齟齬予告天啟初授翰林修撰丙寅忤瑞削奪崇禎初
復秩歷今官年五十二先治生壙
是月總督陝西三邊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武

之望平得期曰三益時至則或時時或與兵昭可時時
陝西商洛道副使劉應遇率毛兵入漢中合四川吳
國輔之兵敗賊略陽賊也恒口計散其脅從練兵守備黃
元極擊賊馬蹶被殺猶手賊級不置也賊走漢陰應遇令
都司解文英同吳國輔李標奇等追至大石川屢攻之又
夜劫其營擒斬五百餘誅渠魁數十人餘三百人走蜀其
匿漢陰山中者並自殺漢南盜平

三月己朔巡撫雲南右僉都御史謝在仁自陳罷

命外夷乞恩通政司毋上

朶顏三衛及建大饑三衛夷半入於建東不的求督

師袁崇煥開糶於前屯之南臺堡市戎貂參邊臣俱不可
獨崇煥許之蓋東不的為建害米謀犯薊西雖有謀報

崇煥不為信

戊午宋裕本湯國祚為後軍都督府僉書張懋萬邦孚
為錦衣衛僉書邦孚南鎮撫司
己巳華州妖人張南峰借修華山廟構黨謀逆國號大侯

永豐改金斗元年軍師苗光臣餘皆照品銅印約三月戊寅起兵勾州人田學孟訴巡撫劉廣生下長安知縣孫雲杰捕獲之

庚午高勳為南京左軍都督府僉書兼提督池河浦口二營

周士樸為太常寺卿

命禮部禱雨

裁工部添注司官

命都給事中闕論俸序陞轉

兵部左侍郎唐世濟罷

進韓爌太傅廕中書舍人李標錢龍錫並太子太保文淵

閣大學士廕子入國子監以皇子恩

前府帶俸左都督楊國棟由陞山海關副總兵轉登

萊總兵逆賢祠於皇城島進南京軍都督府僉書特留

任進都督同知右都督轉左廕錦衣衛指揮先巡關

御史王會圖劾之至是巡按直隸御史方大任劾其貪橫

廣西道御史劉士楨請修賦役全書上聞

辛未閣臣上欽定逆案

南京戶部尚書署吏部事鄭三俊等論計典屆期附瑞諸
奸或未叅革猶榮畫錦謹一一臚列上聞原任大理寺右
寺丞謝啟光附馮銓投逆幕總裁偽史棘丞兩年倏躋九
列原任吏科給事中郭如閻籌邊頌瑞原任河南道御史
何早喜壬憎良惡好拂性私張聚垣虞大復薦馮盛明游
鳳翔原任浙江道御史李時馨加毒楊連侵也苛罰原任
河南道御史夏敬承倡拜偽祠諛辭滿紙原任山東道御
史劉美四川道御史徐復陽原任戶部廣西司郎中魏勇
原任戶部山西司郎中胡芳桂見任南京戶部福建司郎
中張聚垣原任禮祭祠司郎中虞大復羅鵬原任精膳郎
中葉天陞原任兵部車駕司郎中周字見任職方郎中李
際明見任職方主事郎存性原任工部營繕郎中魏孔政
原任屯田郎中葛大同原任都水郎中歐陽克材原任江
寧知縣今南京工部都水主事夏之鼎以上皆媚瑞有據
乞照例處分

戶部四川司主事劉鼎卿叅尚書張我續原領帑金四十
五萬未濟贖銀十二萬未結因進其當日會課一冊
四川道御史梁子璠言屯田第一急務乞專官總理今遼

東之也督師袁崇煥身任之又戶部尚書畢自嚴委屯天
津此外如登萊山陝鳳淮田地雖荒各省直皆常請復開
糧種乞勅各撫按及守令任之書奏未請旨命金四
壬申南京戶部尚書署吏部事鄭三俊主計降斥六十五
兵科給事中馬思理乞比試應襲官舍如國初例報聞

乙亥諭曰監逆魏忠賢環狡下材備員給使備回巧智黨

籍向保初不過窺噴笑以市陰陽席罷靈而饗富貴使庶
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得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廷朋奸誤
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
織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扼利權而斃兵柄甚且廣興祠
訟明効首功倡和已極於三封稱謂寢疑於七等誰成逆
節致長燎原及朕大賢嗣登嚴綸屢霽元光逆孽次第芟
除尚有飾罪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
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烏容錯貸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
部院六臣列擁戴謫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款據律推情再

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麗於五刑稍寬脇從之誅及茲三
禡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此外原心宥過縱有漏遺亦
赦不問其案自魏忠賢客氏磔死外曰首逆同謀六人兵
部尚書崔呈秀寧國公魏良卿錦衣衛都指揮侯國興太
監李永貞李朝欽劉若愚俱謀大逆減等擬斬曰結交近
侍十九人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劉志選太僕寺卿署御
史梁夢環倪文煥兵部尚書田吉總督薊遼兵部尚書兼
右副都御史劉詔太僕寺少卿孫如列曹欽程大理寺副
許志吉刑部尚書薛貞工部尚書吳淳夫右副都御史李

夔龍豐城侯李承祚監生陸萬齡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
許顯純都督同知崔應元張體乾右都督孫雲鶴楊寰十
俱諂附秋決曰結交近侍次等十一人大學士魏廣徵工
部尚書徐大化吏部尚書周應秋兵部尚書霍維華御史
張訥總督尚書關鳴泰太僕寺少卿李魯生右副都御史
署御史楊維垣南京兵部右侍郎潘汝楨昌平都督郭欽
孝陵太監李之才俱遣戍曰逆孽軍犯三十五人東平侯
魏志德東安侯魏良棟安平伯魏鶴翼尚書司卿魏撫民都督魏希孔都
督同知魏希舜希先都督魏希孟魏鵬程傅應星楊六奇

錦衣衛指揮楊文昌胤昌祚昌都督同知容光先錦衣衛
千戶馮繼先都指揮使傅之琛都督僉事董芳名指揮僉
事崔鏜太監徐應元劉應坤王朝輔冷文輔孫進王國泰
石元雅司雲禮高欽王朝用葛九思趙秉彝陶文紀用李
應江胡明佐曰謫附擁戴軍犯十五人內監李實李希哲
胡良輔崔文昇李明道劉敬徐進馮玉楊朝孟鎮賢劉鎮
王體乾梁棟張守成商成德曰結交近侍又次等百二十
一人俱配贖大學士馮銓顧秉謙張瑞圖來宗道戶部尚
書郭允厚工部尚書薛鳳翔太僕寺少卿李蕃工部尚書

孫杰戶部尚書張我續巡撫延綏右都御史朱童蒙工部
尚書楊夢霖右都御史李春茂兵部尚書李春燁邵輔忠
吏部尚書王紹徽刑部尚書徐兆魁工部尚書劉廷元兵
部右侍郎謝啟光戶部左侍郎徐紹吉右副都御史楊所
修右僉都御史賈繼春南京戶部尚書范濟世工部尚書
李養德光祿寺卿阮大鍼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姚宗文
刑部左侍郎陳九疇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元詩教太常
寺少卿趙興邦傅槐太僕寺卿晏伸巡撫登萊右副都御
史孫國禎兵部左侍郎郭鞏兵部尚書馮嘉會都察院左

都御史曹思誠禮部尚書孟紹虞南京戶部尚書張樸禮
科給事中李恒茂漕運戶部尚書李精白兵部尚書秦士
文太僕寺卿張文熙右副都御史楊惟和御史何廷樞陳
朝輔卓邁盧承欽石三畏劉徽吏部右侍郎許宗禮右都
御史太常寺少卿陳爾翼右副都御史郭興治太僕寺少
卿智鉉工部左侍郎何宗聖太僕寺少卿王鉷汪若極右
副都御史陳維新御史門克新游鳳翔田景新周維持徐
復陽劉弘光溫臯謨鮑奇謨陳以端徐吉劉述祖李燦然
劉之待兵部尚書呂純如尚寶司卿吳殿邦戶部尚書黃

運泰倉場戶部尚書李從心巡撫江西河南大同右僉都
御史楊邦憲郭增光右都御史王點聿明詔南京工部右
侍郎李嵩巡撫山西甘肅右僉都御史牟志夔張三傑南
京兵部左侍郎毛一鷺戶部尚書曹爾禎右都御史張文
郁太僕寺少卿李應公黃憲卿許其孝汪裕龔萃肅李應
薦何可及王大年曾國禎潘士聞右副都御史張素養南
京御史梁克順李時馨劉漢夏敬承太僕寺卿何可及宋
禎漢陳殷大理寺少卿余合中大理寺右寺丞張汝懋右
副都御史許可徵翰林院侍講孫之翰編修吳孔嘉檢討

李若琳吏部主事李寯庸張元芳員外郎周良材中書舍
人阮鼎鉉上林苑監丞張永祚戶部主事張化愚李桂芳
張一經館兵部郎中周字南京戶部郎中魏張聚監生郭希
禹徽州知府顏鵬南京兵部郎中李際明南京工部郎中
魏弘政通政使岳駿聲參政郭士望河南參政周鏘永平
道參議辛思齊太僕寺卿徐四岳官黃州知府胡芳桂曰
祠頌照不謹例冠帶闕任四十四人大學士黃立極施鳳
來楊景辰吏部尚書房壯麗工部尚書董可威督師遼東
兵部尚書王之臣禮部尚書李息誠巡撫陝西右僉都御

史胡廷宴喬應甲右都御史張九德左副都御史馮三元

右副都御史陳維新王部郎中朱國威通政使馮時行大理寺丞

呂鵬雲尚寶司卿董懋中御史周昌晉楊春茂曹谷兵科

給事中虞廷陞太僕寺少卿徐景瀟陳保泰徐揚先右副

都御史郭興言南京通政使用周維京戶科給事中陳序禮

部主事朱慎荃南京吏科給事中郭如閣南京御史何早

江西參政虞大復廣信知府南京禮部郎中葉天陞南京

兵部主事郎存性袁州知府葛大同南京工部郎中鳳陽

知府歐陽克材江寧知縣工部主事夏之鼎刑部主事張

九賢吏部考功郎中加太僕少卿李宜培順天推官譚益謙
天府治中陞戶部員外郎潘舜曆中書舍人
吳士儁中書舍人徐溶李三楚衛經歷童舜臣經歷
陳守瓚
夏允彝曰欽定逆案其不安者如楊維垣首然崔呈秀
不宜入也以其力扼韓爌文震孟之出遂處以謫或虞
廷陞曾參孫居相耳至嘉廟已賓天霍維華取其疏
稿削去之矣竟據邸報亦入之此何等事而草、羅入
致彼處者屢思翻局持局者日費隄防糾纏不已至南

都再建逆案翻而宗社墟矣此則當局者之咎也

談遷曰往振瑾之敗士類汚染多矣而逆魏為劇塵迷
京維至投豺銀鼎指不勝書無亦辱朝廷而羞當世之
士哉聞閣議主於錢龍錫而姚希孟出龍錫之門劾筆
為多故姑藉人獨不預雖羅入呂純如原非藉人所歸
命也古人云受克之誅不能稱克彼曹子有次骨之怨其
後龍錫中禍亦此案釀之矣

丙子流盜掠真寧

耀州官兵控賊賊不敢零掠團聚六七千人

戊寅流盜掠寧州安化三水圍興寧寺
已卯逮巡撫順天右都御史王應豸以年餉激變巡按
御史方大任論之
命戶部遣司官督催各省直遼餉
謫宣府西路失事官
程啟南為通政司使沈惟炳為太常寺卿蔣允儀呂維寧
為太僕寺卿添注
程正己熊明遇為兵部左侍郎起魏允升兵部右侍郎明
遇允升添設

徐光啟為太子賓客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侯恪
為南京國子祭酒
陸彥章為南京刑部右侍郎蔡思充為南京太常寺卿署
少卿事
張論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提督軍務河南按察使王
元雅為右副都御史整飭薊州邊備兼巡撫順天王沆為
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建昌畢節東川等處贊理軍務兼
督川貴兵餉
楊其仍以原官為總兵官鎮守陝西

是月插漢虎墩兔愁納款歸臣如西
海盜鄭芝龍降

袁崇煥奏設東江餉司於寧遠令東江自覺華島轉餉禁
登萊商舶入海毛文龍累奏其不便崇煥不聽又請自往
旅順議之
翰林院編修陳仁錫使遼東未出都報建 十五萬騎犯
寧遠及抵關不見一騎入犯也問之曰往朝鮮矣抵高臺
堡知東不的為插漢買婦女為建 積穀寧遠武進
士王振遠陳國威以門生見仁錫曰東不的居關外陽仇

插漢實昵之又建

姻也部落不滿萬駐寧遠關外者六

七千人此地開市止二千人卒不及備可刺也夜半若往

須今夜蓋建 哨在東不的內計四百餘人不挾弓矢插

漢遠在漠外馳救不及斬頭寢內建氛息矣失此機會四

月間四愁 先至秋冬諸王子幾支入必舍遼而攻薊

宣動天下之兵何益仁錫言於關內道 雖壯之竟不

果後建 入犯之時之地俱如二生言

談遷曰秦饑晉閉之糴同好猶然况屬夷為異類狡計
叵測而高臺堡之粟轉市塞外我輓輸之難車殆馬煩

十致其五彼貂參無限而又無濟於急緩罄民脂以餽
之為建玩弄於股掌之上誤國如此督師之內其足
食乎王陳二生謀刺未的其畫甚奇亦傳介子刺樓
闌之意泥於庸臣彼巾幗之儔曷足語度外事哉噫
四朔戌朔流盜犯涇陽甘峪游擊高從龍擊之被殺戌子賊
走馬蘭山

時朝臣捐俸助餉上諭曰諸臣果真心為國興利剔弊
朝廷自受其益何必捐俸言助
已丑內承運庫內官監太監車天祥提督南京織造

甲午固原盜復犯耀州督糧道叅政洪承疇合官兵鄉勇
萬餘人分十二營圍賊於雲陽幾覆之乘夜雷雨潰圍走
淳化入神道嶺追斬二百餘級

劉應遇以千人徧漢中盜於五丁峽寧羌知州陳元瓚失
防盜遁時守道翟師雍巡道許都皆懦甚尸位而已
逮巡撫宣府右僉都御史李養冲以侵帑萬四千八百餘
金八月瘐死

丙申胡世賞為刑部左侍郎朱世守為刑部右侍郎
禁各官考語四六

戊戌王業浩為右通政謝陞為太僕寺卿仍轄東路郝土
膏為太常寺少卿兼光祿寺少卿
壬寅朱邦相襲五經博士

命張巡許遠配饗武廟

南京通政司右叅議張肇林求北轉命閑住

癸卯鄭宗周為太僕寺少卿轄京營呂維祺為太常寺卿

兼少卿提督四夷館

丙午命京學同民生廩貢不必另設

丁未裁河間府蘆政同知

嚴鑄私錢

孔貞運為詹事纂修實錄

戶部郎中王光賁放布花延綏降外

己酉吏部請清吏塗從之今後非三考歷滿及戶部實納

不許冒題

復顧憲成原官加贈吏部右侍郎

孫元化為山東布政司叅政登萊道兵備

故林...戴燬贈太常寺卿廕子入國子監

庚戌韓繼思為右副都御史丘士毅為南京禮部右侍郎

陸完學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提督軍務
翰林院庶吉士陳演為編修
壬子胡從義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保定尤世威以
原官總兵官鎮守居庸昌平
甲寅劉定國為光祿寺卿馮英為光祿寺卿兼少卿鄒維
璉為南京右通政
乙卯倪元璐為南京國子司業
故文球贈兵部尚書故
部右侍郎
金秉乾贈禮

命釋輕繫

閏四月辰朔建渡河官兵拒卻之

戊午議封琉球

張夢鯨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贊理軍務

令科道言事各列名款即單跪不得挾私瀆奏

御史梁子璠請重狎省從之

己未督師王象乾報揮漢虎墩兔就款

熊明遇為南京刑部尚書蕭毅中為太僕寺少卿兼光祿
寺丞

辛酉前通政司使魏時應卒

壬戌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言三事曰調部宜禁刑名錢穀皆王事也何必厭戶刑而禮兵之快曰撫按官題宜省曰察處不宜捷補以上是之

停督撫總兵官關行符驗
壬申召對記注官顧錫疇時上諭朝廷以科道為耳目

凡要緊諸司令巡視查對果奉公節覈監督尚畏憚之何況吏胥乃後先效尤澄刷何賴朕陰知有知故因工臣疏

逮究務清風弊以懲將來若大臣被誣自當剖臆控陳宣

示史館

雲南道御史毛羽健論謝陞推薦撫即引疾推太僕寺卿即出蓋畏東胡棟漢也且訐王永光上切責之

癸酉工科給事中王都御史高齊明工部郎中劉鱗長各削籍追贖不獄

甲戌工部尚書張鳳翔劾內監趙進象入運大石盜帑十四萬餘金

湖廣道御史劉調羹言自冬徂春若旱彌甚古者遇災大

臣修省今何戀位者之多也。偶過言及，動廷辨求，勝恬然受事而諫臣或奪俸或降級，人情之不平一也。王應冕遺悞封疆，先已就逮而軍士未盡其法，又人情之不平二也。殿工冒濫各議削矣，門工陵工同也，何以不預在京罪囚業徼明旨，戒審在外，安知無失刑者，宜一體清釋，此是之。南京道御史韓相奏，邇來用人失平，有六救敗之失：有三小臣一鳴輒斥，大臣被論一概溫旨，失平一也。立志充張慶臻行賄同志，充大辟慶臻罰俸，失平二也。常祿賄中考官，薄降錢千秋以假關節，波及主考，失平三也。清吏如程國祥、鄒維璉、張瑋、華允誠等，不失選敗類，貪夫反據廟堂之上，失平四也。李開詩、劉鼎卿、姚亮察於察後，以貪重處薛國觀、姚亮察於察前，終養錦旆，失平五也。察典以懲不類，向以閑住削籍處，此今以處浮躁，是借察典為人伏罪之地，失平六也。東胡棟漢固未易言，而水蘭一局為力差易，若仍前轍不撫，不剝既疲於北，又騫於南，遷延數歲，精神湫矣。此預圖之第一義也。兵以衛民而寧遠固原延綏薊鎮處，鼓噪皆由督撫道將威信不孚所致。此預圖之

第二也南京重地搜括殆盡助餉二十五萬江西改漕
四十二萬又闕額九年此預圖之三也

禮部主事賀辰避諱改名世壽

乙亥武進人蔣淵等訴白糧之累萬曆時定米百石加耗

五石鋪墊等定七兩九錢今加耗五十一石增費三十六

兩乞復其舊不允

五十騎犯延綏高家堡千總王權德逐之出塞漸至

七百騎權德敗沒參將高中軍任秉德千總白慎

死之

丙子袁崇煥請給島餉命發四萬金

故經略熊廷弼子兆璧乞收葬父骨上不許大學士韓爌後揭請

朱國彥鎮守永平薊鎮專管馬松喜大石曹墻茲建十路

兼備倭總兵官曹鳴雷鎮守保定兼備倭總兵官各仍原

官

戊寅承運庫內官言改匹織解稽延命督催各有司

已卯予故顧憲成謚端文

聞喜等縣大風

廣東副總兵陳廷對約鄭芝龍剿盜芝龍敗歸閩不數日

魁大至犯中左所近港芝龍又敗魁夜薄中左所

庚辰陳弘道嗣 侯

應天府尹黃景章疾去

南京廣東道御史吳善謙奏去奇戶部侍郎王家禎上御覽冊開新舊餉歲出浮於入約二百八十餘萬頃兵部尚書王洽奏自天啟六年崇禎元年二年邊餉共虧五百二十餘萬而臣於部奏不能無疑如雲薊永昌三年額餉三百六十六萬七千今欠二百九十七萬一千三百是實虧一年餘七月又宣府三年額餉八十九萬七千四百有奇

今虧四十八萬二千五百零是實虧一年七月又大同三年額餉一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零今虧七十六萬二千五百零是實虧一年八月及稱關餉則薊門止云半年應餘一百三十萬宣大止云八月應餘八十萬不識此欠後補去其云餘者歸之何所乎如云延綏三年額餉一百三十五萬一千二百今虧八十二萬一千七百零是實欠一年十月固原三年額餉五十六萬四千五百零今虧二十五萬二千三百零是實欠一年四月及稱關餉則延綏欠三十一月固原欠二年半是所發延綏失九月固原失十

四月不識失者又歸何所乎至如寧夏欠十之四甘肅欠
十之六山西欠十之七恐亦未必與關目符也乞分遣風
力道臣覈兵數餉歲造冊送科合內外而覈之以足歲額
壬午故工部尚書馮從吾故李光先各贈太子
太保廕子入國子監故林梓贈都察院右都御
史故劉時俊贈太僕寺卿
叙拒東渡功廕袁崇煥錦衣衛正千戶祖大壽本衛正
千戶進何可綱署都督同知劉恩署都督僉事各賜金幣
有差

大學士韓爌等揭曰日發票能兆璧一本先是江西道御
史饒京言能廷弼遺骸未掩擬着家屬收葬皇上御筆
刪去茲當再擬不敢不奏夫廷弼身任經略因廣寧陷沒
同撫臣王化貞論辟乙丑八月命傳首九邊其遺骸至今
埋棄荒郊即令廷弼正法於今日我皇上必做古掩骼
埋胔之意毋重傷海內慈孫幼子之心許其歸葬臣等用
敢擬票以請蓋國典皇仁並行不背且廷弼罪案始末亦
有可言戊申己酉間以御史按遼時建尚款貢早策其
邊患請核地界飭營伍聯絡南北聞大聲疾呼人莫為應

十年而驗若左券其可言者一戊午己未楊鎬三路喪師
撫順清河陷沒起廷弼代鎬年餘築城浚濠修守待戰廷
議以緩於秦凱使袁應泰代四閱月而遼亡使廷弼在事
甯未至此其可言者二遼陽既失先帝思廷弼復以經
略時撫臣主進戰廷弼主守群議皆是撫臣非經略廷弼
連陳玩師必敗奸細甯防莫有聽者徘徊躑躅以五千人
駐右屯撫臣兵十三萬駐廣寧欲過河而廣寧潰右屯俱
潰其可言者三假令廷弼於此時死守右屯捐軀以殉封
疆豈非奇男子即不然撐寧前錦義之間扶傷救敗收拾
殘黎尤可圖桑榆之晚績乃張皇風鶴偕王化自入關意
以為我固嘗言之而不聽罪固有在則廷弼私見挾曖昧
之私衷誤疆場之大計其殺身以此今傳首邊庭亦足為
臨難少忠者之戒然按封疆失陷之條堂、正、偕同事
諸人一體伏法廷弼九泉尤甯目瞑乃先贖坐楊連魏大
中等作清流之陷甯既刊蜚書借題殺身死尚懸坐贖十
七萬辱及妻孥長子兆珪追迫自刎則廷弼死未心服海
內才臣義士亦多竊歎特以封疆礙口不敢訟於皇上
之前耳臣等平心論之自有遼事以來營私者凡幾廷弼

不取一金錢不通一覬覦終日焦唇歎舌與人爭言大計
如其家事忠賢盜柄獨膺顯謬慷慨赴市俠烈未泯傳首
已過三年收塋原無禁例並皇上垂仁臣等所以及此或
未以為私也一命許收塋善書許與殊尚山尚書也
階州叛兵周大旺等作亂官兵剿平之知府曹司牧副總
兵賀虎臣功為多

安南莫敬寬寇下雷州旋遁

先是二月兵部以陝西巡撫胡廷宴題全陝大饑軍民盜
劫奉旨查覈匿盜巡按御史吳煥言秦寇慘掠古所罕有

陝撫胡廷宴狃於積弛束手無措則舉而委之邊兵至延
綏巡撫岳和聲諱言邊兵為盜又委之內地總之兩撫欺
飾釀患致奸民悍卒相煽不已而涇陽三原富平耀郃三
水淳化蒲城白水韓城朝邑等處皆被盜矣盜發於白水
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騎銳動至七八
千人則兩撫之推諉隱諱實釀之也

總督朱燾元遣貴州總兵許成名同畢節道鄭朝棟田永
寧復赤水衛而水西安邦彥莫德周奢崇明等欲渡河攻
赤水時赤水乏食燾元撤兵還永寧賊即追至川貴大震

五月朔日食之上以欽天監分刻限不合責禮部禮部請
查例修改去萬曆四十年十一月朔日食欽天監擬未時
正一刻兵部員外郎范守已候申初一刻嘗累疏駁正
宣府山海關及鎮安堡大雨雹

乙未大學士楊景辰卒景辰字載甫晉江人萬曆癸丑進
士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致仕列逆案閑
住
丙申督師袁崇煥巡鎮江再宿勞軍東江尋至雙島平遼
將軍毛文龍時詣登州請餉聞報馳還

己酉巡視錢糧南京兵科給事中錢允鯨上言七事曰歲
解宜折福建廣東廣西歲解胖襖褲鞋等件萬曆五年俱
折色公私便之後改本色福建正天啟四年廣東自天啟
四年至七年廣西正天啟七年解一費十存貯朽爛曰木
運宜折廣東茨榆木百段花梨木一百九段淡榆木百段
棗木八十二段紫榆木三十段於南京十字庫交收此不
甚需用枉費民力曰布價宜停織染局例外解官用布絹
歷欠絹至七千二百匹布至四千二百八十四匹該局十一
年開染戶却四千餘金實稀鬆不堪曰織造宜核供應機

房歲解袍服先年由巡視科道驗閱近來不經會佑奸偽
百出曰板枋宜減三監起運板枋額費一萬四千金議酌
減半曰占役宜汰御馬監額馬二十四馬役卒三百零六
人今至千八百人費餉二萬有奇誠屬濫費曰冗蠹宜裁
織染局春秋二運袍服先年禮部侍郎及禮科給
事中朱維藩請裁鋪行召商買辦本局僉書監工掌司不
過二十餘員今增百二十餘員致各商逃亡殆盡請行汰
革臣等查得吏部尚書王永光言宜興監生湯啟奎呈父原任河南道
御史湯北京萬曆壬辰進士知豐城陞陝西道御史巡按
宣大福建憂去起河南道管內計再按順天兼攝學政推
陞大理寺丞未命骨志以沒天啟四年贈太僕寺少卿未
幾石三畏誣劾辛亥京察追奪夫辛亥同事今左都御史
曹于汴刑部尚書喬允升也使臣父而在必叨擢用請如
顧憲成例請復原官誥命臣又因湯北京外天啟中戎削
追奪誥命者查照原官俱准復給免其子孫自行贖贖以
干天聽因列孫丕揚故吏部尚書湯北京陳大綬故太僕
寺少卿鮑應鰲故太常寺少卿贈光祿寺卿張廷故戶部

浙江司郎中贈光祿寺少卿李俸故刑部郎中陞
府贈光祿寺卿于玉立故刑部郎中贈太僕寺卿李樸故
戶部郎中贈太僕寺少卿李三才故南京戶部郎中胡忻
故太常寺少卿趙秉忠故禮部右侍郎王之采故刑部右
侍郎董元儒故廣西巡撫鄧漢故順天巡撫施天德故陝
西叅政江秉謙一故山西道御史賴良佐故刑科右給事
中方有度故吏科左給事中舒榮都故湖廣巡撫韓萬象
故河南叅議王則古故陝西叅政俞懋衡故南京吏部尚
書趙昌運故禮部精膳主事丁元薦故尚寶司少卿徐可

求故四川巡撫真憲時故江西布政皆削籍乞先復原官
從之

裁灤州訓導一永平盧龍二衛知事各一
甄淑為光祿寺卿莞尚賢少卿事

庚戌督師袁崇煥至雙島

辛亥大學士韓爌等以熊兆璧求殯久廷弼遺骸未允具

揭以請

云即令廷弼正法於今日我皇上必欲古拊膺埋骨之意重傷海內慈孝之心廷弼當日
罪果始末亦有可言也而間廷弼以御史巡撫遼東建尚味伏教責早業為
請核地界務營伍請賒賂西廣南北開

壬子南京江西道御史劉養粹上言召對之機務會議宜

預章疏之留中批發宜速板卜之大臣簡拔宜決內臣之

予詹名器宜惜貪官之查叅功令宜嚴報聞
癸丑平遼將軍總兵官毛文龍請餉初文龍報兵二十餘
萬兵科給事中王夢尹翰林編修姜曰廣詣島閱視報十
萬及登萊道王廷試於崇禎元年六月定額二萬八
千人文龍大不平故有此奏上

南京廣西道御史袁耀然劾總督漕運巡撫鳳陽李待問
穢狀

六明寅朔毛文龍過袁崇煥於雙島崇煥慰勞備至
兵部尚書王洽奏汰年深武弁無薦者四十八人從之

吏科給事中陳良訓奏厥庫出納之弊 皇上下王都高
齊明劉鱗長於獄并責臣等庇護臣等謂是役也事非一
官、不一品美則相安敗則迭累有以前官累後有以後
官累前有以科累道有以道累科有巡視累監督有監督
累巡視此際不可不核也抽扣二八之說四六之說至於
七分私費三分完公工臣自能細核臣等所聞庫兌每百
金扣二金凡解金故意短少及發商又短二三金不等今
日又有兌支京門外瓜分近有木商某某揭稱壓庫莫如
現給多領不如少便爾等若肯新價扣二價扣三當即概

給如是而豈非臣子負善皇土哉
乙卯四川道御史梁子璠請進講大學衍義
吏部文選司郎中徐大相推起廢某某上不憚錫一秩
戶科給事中杜三策申救
命會議廠庫錢糧監督收放巡視糾察失職之罪於是給
事中祖重燁吳阿衡褫秩同王都訊問
部郎中高登明
鑄三級劉鱗長鑄一級調外顏繼祖李炳陳廷謨任贊化
各奪歲俸

議汰冗員該撫按一切文武贅員奏上毋下吏塞責蒼梧

等處佐貳即裁之

巡按直隸御史任傑言積貯事繁罰不可不重比較不可
不專收納不可不稽積弊不可不革火耗屯官不可不核

報聞

平遠將軍毛文龍言督師禁海改運有旨謂自當稟受方
略

袁崇煥報行海程期及借給東餉從之

增平涼府馬政同知關防苑馬寺

監儒學印

工部郎中孫延洞畢可芳作東師器仗不堪命追贖議罪

司禮太監魏國微糾兩廠造作不職命杖王承恩餘降奉
御有差
鄒維璉馬鳴起為大理寺左少卿余大成為太僕寺少卿
管兵部職方司事詹士恒為南京光祿寺卿
琉球國中山王世子尚豐入貢請封遣戶科給事中杜三
策行人楊掄往

丁巳故

呂兆熊贈太子太保詹子入國子監

戊午督師袁崇煥殺平遼將軍總兵官左都督毛文龍於
雙島崇煥自出都門至寧遠專主款初崇煥於寧遠捷後

即令番僧往唁奴

意議和會罷歸未就再出無以

塞五年平胡之命聲言折衝慮毛文龍泄其計遂身入島
誘文龍至犒吏卒三千五百七十五人給餉金十萬是日
閱射於陸崇煥列圍止文龍兵於外以部曲百人從崇煥
慰勞部曲且拜泣俱感泣遂問文龍曰東江餉司自寧遠
輸至亦甚便將軍何專折色召貝登萊也且移鎮定營制
分旅順東西約束數餉銀業已申奏將軍執意不回非冒
餉欺君而何命執下文龍欲抗辨崇煥曰我今不復遼願
試尚方劍以贖爾命又諭其部曲若文龍不宜殺爾輩即

殺我部曲錯愕命水營都司趙可懷以尚方劍斬之分東
江兵二萬八千人為四協副總兵毛承祿文龍養子旂鼓
中軍徐敷奏游擊劉興祚副總兵陳繼盛各領之東江諸
務屬繼盛暫領明日祭文龍而泣遂收符印自旅順還於
寧遠奏數文龍十二罪云臣前入朝商於大學士錢龍錫
也文龍錢塘人世海州衛千戶既襲秩其舅兵部職方郎
中沈元祚遺書同年王化貞授千總遣之襲鎮江城有功
因駐皮島當遼事破壞之後從島中收召遼人牽掣金復
海蓋四衛時襲建有所斬獲頗有功但漸驕恣所上

事多浮夸索餉又過多歲百二十萬兵二十萬朝論多疑
而厭之以身握重兵又居海島莫能難也廣寧再陷乙丑
失旅順丙寅失鉄山連圍寧遠錦州數月不即救其才亦
可見而建以扼其背甚忌之陰通款崇煥求殺文龍而
崇煥中其計不覺也惜哉

姜曰廣曰建之有東江也猶入身之有蚤虱也提撮
之則無處着手聽之則吮膚而不寧其言牽制非也鞭
長不及馬腹也然則移蓋套何如曰石根難斷潮落道
通猶鹽塲堡然皆絕地也東江之師非荒忽完在胡馬

父既殺之同鉄山盡矣然則無関輕重乎曰中國能以
夷攻夷則中國輕夷能以中國攻中國則夷狄勝使無
東江則彼得用遼人耕遼土矣
談遷曰島帥初陷鎮江開皮島人俱以為功寔。日久
又俱以為罪物故之後傳烽大舉人又思之不置將東
江偏隅果足懾建之魄乎曰非也皮島去建較遠
牽制本影響而建善疑得略為瞻顧或未即決計而
南嚮也各塞例有餉部皮島獨不設專利則專禍旋服
尚方彼伏波功成珠犀之誇猶不免焉矧島帥乎哉袁

便言從事大國之說為善擇居倚而即厚養也者如秦漢
氏躬膺不道之罰則殺島帥適所以自殺也才非周公
使驕且吝又中建之誘殺其所忌能毋敗乎

吳孟明為錦衣衛僉書誠意伯劉孔昭領右軍都督府
辛酉鄒維璉為南京太僕寺少卿攝應天府丞
癸亥光祿寺丞鹿善繼加太常寺少卿
上憂旱御平臺諭百官修省自齋宿文華殿誠禱命成國
公朱純臣告南郊駙馬都尉侯拱宸告北郊尚書畢自嚴
告社稷壇何如寵告山川壇林欽楫告雷雨等壇諭錦衣
衛指揮使于日升劉僑緝盜諭科道直言又令中外諸臣

清獄安民開倉賑饑

甲子巡撫順天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應夢論死

乙丑陳必謙為南京通政司右叅議

丙寅國初韓國公李善長十世孫李世選奏先臣善長封

韓國公子祺尚臨安公主善長沒後太祖痛公主不絕

如綫之脉尋賜遺旨仍手書皇封上勅賜勲臣皇親外甥

李盛慶戚慶祖善長因國事罰貶去守龍閣績溪縣二百

十六春為民依勅滿捧此勅到主開拆復爵藏之八世迄

於今日不知封中所言何事今欽限已滿臣父應寵年六

十七衰殘遲莫臣居孀長代父齎請命下閣部驗之有皇

史歲所藏太祖御書叅對大學士韓爌言皇祖御書

皆健而所進不然疑一皇祖戒諭出自親裁載在史冊

何臨御二十三年之後手書文法不類若此貶守龍閣亦

屬無據疑二據云為民限滿自洪武二十三年至今二百

四十年矣前此應期何不來奏疑三封面稱李盛慶封中

稱李盛世選疏福慶延慶盛慶三名攷駙馬子二芳留守

中衛指揮茂旗手衛鎮撫在芳子恒停襲並無盛慶等名

疑四封內胡惟庸誤書容李祺誤書棋疑五篆文永昌查

尚寶司寶十有七無單用永昌字疑亦又善長自縊在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是春榜列功臣猶首善長而封內乃書二十三年仲春月初一日則給勅乃有善長未死之前其謬可知禮部尚書何如寵禮科給事中孫紹統並論其偽後世選論死

談遷曰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每痛此語未嘗不為李韓公扼腕也世選所奏遺勅據閣藏遺墨辨其偽然謂有數字相類中幅不同一時走筆字義大概如此人雖至愚豈有作偽於所必無之事自取大譴哉若曰載在史

冊則當時宸翰流落頗多史臣所盡錄在太祖念及惟蓋而年遠滋疑如魏其侯所奏遺詔輒同詎因噫獨不少為韓公地賜秩金吾耶

代王鼎渭慶

丁卯以大雨許百官復邸舍
戊辰予故工部尚書馮從吾祭塋
己巳予故吳用先祭塋

傳制封蜀主

鑄周府安鄉王印

辛未故岷王禋洪妃鄭氏奏叛逆朋黨云王暴薨速殞命
緹校逮承奉董進長史周一奇及較尉彭侍聖彭學禮張
天粹許國祥余承明仍令錦衣衛會書 往同撫按勘
罪宗善化王長子企鉅等皆宗室
御史李長春論周延儒有私不聽御史田時震劾吏部尚
書王永光不問

刑部以上部郎中高道素侵沒桂邸獄上有旨道素用五
千金侵冒甚多仍詳詰三日具奏

頒 太祖高皇帝教民六諭大理寺卿

註上

兵申諭兵部曰朕以東事付督師袁崇煥固圍恢疆控馭
犄角一切闡外軍機便宜從事島帥毛文龍懸軍海上開
鎮有年動以牽制為名全無事實剿降獻捷欺誑朝廷器
甲芻糧蠹耗軍國屢奉移鎮明旨肆慢罔聞奉進招降偽
書詞音驕悖而且剛愎自用彈劾恣然節制不受近乃部
署夷漢多兵泛舟登州聲言索餉雄行跋扈顯著逆形崇
煥目擊應機躬親正法據奏責十二罪死備厥辜大將重
辟先聞自是行軍紀律此則決策弭變機事猝圖原無中
制具疏待罪已奉明命仍着安心任事一切善後事宜委

任道將料理仍榜諭東江各島餘從寬議家屬子弟在島
悉放寧家冒姓查已歸宗者并親信諸人或從赦宥將領
量才授任洗濯維新軍士給糧勿致饑困久戍勞苦願除
名者聽遼民精壯收伍給屯老弱而歸量資濟渡朝鮮聲
勢相聯亦與移諭毛文龍死後總兵官沈世魁等統其衆
屯種廢壞已徙寬安袁崇煥既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諱言
即惠徵宗社還侵地歸叛人而我存朝鮮存建州何憚不
為又奏令建 易去年號方為代請雲南道御史毛羽健
上言督師袁崇煥對 陛下曰五年滅敵臣心壯之然恐
此語非平日成筭迫於顧問猝然以對耳臣今有五問一
問方略從古禦胡攻守兩策故有犁庭掃穴亦有墾田積
粟今督師果厲兵秣馬往擊之乎抑繕隍治堡彼來而我
邀之也或十年不犯或一年數來我將何以待之一問兵
制從古名將料敵治具有以八萬而破百萬之衆亦有攻
荆終始謂非六十萬人不可今督師果止用閔門見卒之
十二萬乎抑大舉時或別有調發也如止用見卒則以少
擊衆十圍五攻政未足言如別有調發則沿邊勝兵不下
三十餘萬何不見一疏一檄以備調遣乎一問糧運我

成祖北征先議饋運今督師果因糧於敵乎抑師行糧從
尚須內地之暫輸也如果因糧於敵則極目平沙無糧可
因如尚須轉輸則自有遼事以來舊餉虧百萬新餉僅支
目前司農無兩年之積未見講積貯之法何悠也一問
局勢遼事初起有五路進兵三方布置及用西虜用朝鮮
之說俱不可今督師之於插漢果必款之可恃即不為我
用亦豈為我害乎其於毛文龍果見此兵之得力可以牽
建又以此可束建此之局勢不可不察一問善後遼土
陷沒久矣五年不能復禍固不可言即五年能復遼瀋間

冷日泥沙千里無烟我即得之彼毛憐海蓋諸夷開原鉄
嶺諸衛能不置重兵以守之乎既置重兵能不轉餉乎今
兵十二萬以守關門而有餘他日兵三十萬以戍遼而不
足今餉四百萬以養關兵而尚不足他日餉四千萬以養
戍連兵而益無餘將竭天下之力以供一遼事有不忍言
矣督師於此未見明陳曰我何以取何以守之也報聞或
曰袁崇煥主款羽健因借五問以窺上指云
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言廠衛訊鞠之濫上以故事不
聽

癸酉安南莫敬邦寇欽州

己亥故總兵官達奇勳戎邊

戊寅復張國紀太康伯

楊崇獻為右軍都督府僉書

加勳戚諸臣歲祿有差仍賜金幣謂謚典襄祔禮成也

己卯進

陳光裕太子太保陪祀首臣

故李起元贈少保廕子入國子監

起王志道南京大理寺右少卿

庚辰工部郎中高道素論死

辛巳復吳炯南京太僕寺卿

壬午始修嘉宗愍皇帝實錄先是

傳信將來最要虛公朕昨閱皇考前錄頗失實蓋時政

予奪或意在激揚矯抑不得驟言得失即章疏敷陳亦有

風聞臆見難保盡出公確惟略存當時始末聽後來評繹

庶幾初意不悔今意合者存其美不同者去其實或突載

一節或單標數語成心偏見滋惑傳疑其於實錄之義何

居今皇兄之錄未竣應加申諭又今士鮮實行人多虛

飾其於薦獎乞恩尤甚以目擊耳聞之事輒要欺人以載

鬼說夢之言敢於奏上才難自古記之何近時之多賢耶
善人多而天下治何字內之多故耶祇足貽譏後世見笑
識者亦當禁之
癸未以南京吏部右侍郎唐大章筦軍職貼黃晉友
都督侯世祿進太子太傅王家賓為署都督同知
七甲申朔故湖廣按察僉事馮應京孫
予故南京吏部尚書余懋衡故禮部右侍郎顧起元祭葬
乙酉司禮太監曹化醇提督東廠
丙戌給陵工銀十二萬從德陵總理太監孔文源之請

戊子戶部左侍郎李成名言邊餉郡縣以九分為率上
不許令通解

癸巳開平衛貢士趙養蔚有城守功特試中書舍人

乙未召兵部尚書王洽於平臺

郭培元嗣武定侯

乙巳召廷臣於平臺

文震孟為小春坊

諭德署司經局

辛亥夜興化地震

壬子揄漢虎墩免慙兵自而東迫白馬關外擄溫布等酋
卜喇庫等不能拒求寄輜重母妻於關內邊臣以聞兵部
尚書王洽議閔其窮而來歸為擇便安置惟留此質資其
外藩惟邊臣便宜行之耳洽又言

巡撫張杲衡云揄

漢叔桑我寡素不協有兵若干不受節制駐牧西邊搜殺
套虜動稱請賞即此人也

召吏部尚書王永光病不至疏謝慰諭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申議御史回道考核有旨回道

稱職仍任不稱職奏罷之邇來無一不稱職即平常亦無
以激勸今雖平常無過不對品調外外轉司道仍是風憲
豈得以不職處之須另行降罰

許濬祥降都督僉事

是月廷訊罪監劉若愚言故貢士趙鳴陽並不曾入魏忠
賢幕也蓋陽嘗館秉筆太監魏學顏家非忠賢得杖贖

10

